

責任編輯：張旭燧

### 六柱只有四行當

琴台聚 潘國森

中國各地傳統地方戲劇有所謂行當，簡而言之，就是演員在劇中角色和演出風格的分類。湖北漢劇分為十大行當，比較完整。粵劇和京劇都受過漢劇的影響，過去也沿用這個行當分類。

現時京劇將各行當歸納為生、旦、淨、丑四大行當。生是一般男角，旦是一般女角，都不限年齡和表演風格。同是生，有老生、小生、武生等等；同是旦，有花旦、青衣、刀馬旦等等。淨即是所謂「花臉」，演出時要畫臉譜來表達角色人物的性格、身份，資深觀眾一看臉譜就知。丑則是舞台上的笑星，負責製造滑稽效果。

據粵劇老行尊黃鴻生先生介紹，到了民初時代，粵劇有多達二十多個不同的行當，那是在漢劇十大行當之上再分化出來。現時盛行的六柱制，則是電影日趨發達之後，粵劇劇團的應變所致。因為大量觀眾給搶走，劇團不能夠負擔太多人手編制，便簡化為六大柱，即文武生、花旦（即正印花旦）、丑生、武生、幫花（即「幫花旦」）和小生六個要角，作為劇團的支柱。其餘演員都變成配角。這個演化雖然幫助粵劇回應電影和其他娛樂的挑戰，也限制了粵劇的表演形式和發展。又因為要兼顧六位要角的戲份，連劇本也受到影響。

六柱制裡面，人是六個，但嚴格來說只得四個行當。花旦和幫花其實都是旦，只是女主角和女配角之別。文武生和小生都是生，小生何嘗不可以稱為「幫文武生」，在一些雙生雙

旦的戲，文武生是第一男主角，小生是第二男主角；至於幫花，則從來都是第二女主角。現時文武生和花旦是台柱中的台柱，劇團的靈魂。小生改為文武生、幫花改為花旦都算「升職」。可見演出風格相同。

丑生和武生都退居綠葉地位。曾幾何時，劇團是由正印武生掛頭領銜。正印者，首席也。掛頭領，即是領銜。這跟今天一部電影可以有幾個演員各自同時「領銜主演」不一樣。在此之前，正印丑生才是劇團的首席，據說是紀念後唐莊宗李存勳這個愛演丑角的戲劇發燒友，他因為愛演戲而寵用伶人，最後招惹殺身之禍。另一說謂紀念唐玄宗李隆基，因為他也喜歡粉墨登場，亦愛演丑角。

現時粵劇中丑生和武生的定義已見含糊，間中有交集。當然負責搞笑，甚至爆肚（即偶爾不依劇本加插惹笑的對白）仍是丑生的主要任務。比如說反串老婦吧。歐次伯的行當是武生，但偶然而要扮演老夫人的角色。半日安是丑生四大天王之一，《胡不歸》裡面男主角的母親文氏，幾十年來以他演得最好。梁醒波也是丑生，反串老婦卻非其所長。演老婦人的行當在粵劇六柱制中，給擠出來淘汰掉了。戲份輕的話，由老去不能再當台柱的舊旦角充當；戲份重的話，請「武生」或「丑生」來反串。

所以應該說，六柱制與行當關係較不明顯，現時粵劇恐怕只算剩下四大行當，可說跟京劇看齊吧。

### 新加坡的空調

翠袖乾坤 余似心

新加坡是我所喜歡的國家之一，無論是環境、民情、治安等等，都令人有一份安全感。到新加坡已好多次，至今我仍未習慣的是當地沒有冷氣的食肆。

縱使在三十多度攝氏的高溫，當地人仍習慣在沒空調食肆滿座的食肆內，邊流汗邊吃着着又熱又辣的食。許多著名的美食街或食店，都是沒有冷氣的，桌子擺滿一街，駕着名貴汽車而來的食客，都不介意，汗流浹背地進食，寧可灌一大杯啤酒消暑，或許這是當地人的情懷。

有些地區，要一家有冷氣的餐廳或是冷氣足夠的餐廳也實在不易。食客走過身邊，留下一陣汗味。

對此，幾位外國朋友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一人不感道：「新加坡國民生產總值這麼高，也是個世界知名的大都會，而且一直有着很大的野心，要在各方面超越香港，何以空調系統反不及有着四季的香港那麼普及？在香港，沒空調的餐廳絕不可能生存啊！」

「新加坡位處南洋，長年炎熱，只分雨季及乾季，在炎熱過後，再一陣雨，便帶來涼快。大家都習慣了吧。」

「但下雨前的悶悶也並不好受。」

「天天都熱，便不覺熱；度過了寒冷的冬天，夏天時便分外覺得熱。」

不過，近年新加坡興建了許多大型商場，逛街吃飯特別舒適，雖然價格稍貴，仍十分受歡迎，客人為了吃得安樂，寧可多付一點。看來，這也是大勢所趨。尤其是年輕一代，都愛鑽進大商場去。

### 好男絕跡

跳出框框 蒙妮卡

荷里活搞笑電影《一夜大肚》(Knocked Up)講述當代美國的職業女性，年輕、漂亮、感性，和事業有成；當代男性則昂貴、不負責任。

《》片裡兩名二十多歲大男孩，終日游手好閒，糾結豬朋狗友回家打機和吸食大麻。其中肥仔阿傑在酒吧喝醉，與同樣醉倒的性感靚女上床。靚女原來是著名記者，一夜風流留下女兒。她打算生兒育女，希望肥仔認帳。

電影拍於三年前，虛構的情節如今一見現。

美國最新調查指出，男性入讀大學的數字，首次低於女性；而自一九七一年起，年齡介乎二十五歲至三十四歲的男性，收入已下跌兩成。調查結果顯示，這一代的美國男子樂於做「電車男」，女子的承擔超過「半邊天」。

上一代的美國男性，大部分在二十多歲已完成了人生幾件大事，如：讀完書，找到安穩工作，結婚，甚至做了爸爸。如今的八十後男子，沉迷打機，房間貼滿《星球大戰》海報，啤酒汽水空罐塞滿床底，污穢發臭。鞭策他們長大成熟，甚難矣。

專家分析，美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已經改變。例如，男性不認為自己是「米飯班主」；不一定要具備「男子氣概」。他們更察覺到，女性不再像以前那樣，期待男性有所承諾。

於是，他們視「夜情後「拜拜」分手，是理所當然；他們視女性為娃娃玩具，隨意支配。網絡雜誌《The.com》提出一個「荒唐」建議去挽救現代「墮落男」。雜誌說，只要女性「同心協力」潔身自愛，別隨便和他們上床，壓制他們精力充沛的性慾，他們定會乖聽命。然後指使他們正正經經地去找一份固定工作，改邪歸正。

上述建議一出街，立刻受到婦解分子圍攻。「墮落男」不長進，怎能歸咎於女性？況且，難道她們也要禁慾？

說到底，現代好男絕跡，無可奈何。

## 走在風裡的人

三年前，我在一個門戶網站做文化聊天室的節目主持人。這是一個輕鬆又很緊張的活計。說輕鬆，是因為不要求我坐班，每周完成一個文化名人的訪談就行。但是，心態卻是緊張的。

因為是視頻現場直播。與嘉賓溝通不暢，無言以對的時候，是有的。突然感覺窘迫，自己先就笑的時候，也是有的。無論你的案頭功課做得多充分，你也不能控制這一個小時的訪談，時時精彩而沒有一點差錯。只是知道了有了縫隙，卻不動聲色，讓網友不能察覺地擺渡過去，才是本事。

也所以，每每完成一個訪談，我經常要到寫字樓下

面的酒吧間咖啡館歇息片刻。也不在乎喝什麼，但一個人坐着，靜一靜，再開車回家，就會精神集中一點。

有一天，也是這麼一個暮色蒼茫，臨近下班的時刻，我在新東方廣場的露天咖啡館小坐。假裝在讀一份報紙，其實，是以腕支着頭在閉目養神，尋思着今天的工作有無不妥之處。或者，有無特別出彩的地方。

然後，就感覺有一個身影靠近，停下來了，在我右側的位置。他說，你好，你可以買我的一首歌嗎？

我抬頭看見的是他的微笑。一個年輕而瘦弱的男生有點恍惚的微笑。估計20歲出頭的年紀。見我對他微笑，他立即遞上一本青年類的雜誌，翻開到一個做好印記的頁碼。他說，這是雜誌對我的專訪。我是一個歌手，還在路上，還在準備中。現在，我漂在北京的生活需要錢，你可以買我的一首歌嗎？

我沒有接他的雜誌，也沒有說任何一句話，只是看着他。因為，沒有反應過來，我怎麼才可以買他的一首歌。這裡人來人往，顯然不能現場唱給我聽。而且，他並沒有隨身背着吉他，或者任何其他可以演奏的樂器。我就不出聲地看着他。

他很明白我眼神裡的疑問，立即從書包裡掏出一碟簡裝的沒有封皮的碟。這樣的碟，如果在中關村的市場上買，只需要二毛錢。

我還是看着他，然後，把錢包拿了出來。他的眉梢縷過一絲喜悅，小心斟酌着說，50元一碟。我稍稍遲疑。因為，劉德華的CD在大街上賣，一碟20首歌也只需要5元。

我沉吟片刻，再次打量他。很奇怪，他眼神裡的某種可能叫做期待的東西，擊敗了我。然後，我就把50元錢給了他。他留下一張碟，向我微笑致謝，轉身走了。風一樣消失在人群裡。

我一直看着桌上的這張碟，不知道自己是什麼心情，為什麼要買他的一首歌。臨桌的一對男女，全程



寂寞的月台，誰在唱歌？ 網上圖片



城市中留下了多少漂泊者的腳印。 網上圖片

永遠把歌唱在路上  
我邊走邊唱，去住一個新的地方  
我聽了一遍，又一遍。直到三年前那天傍晚的暮色蒼茫，一點一點地，再次臨近我，籠罩我，吞沒我。這首歌等了三年，才等來我的傾聽，它一定非常寂寞。那麼，這個把歌唱在路上的男孩子，他要去的新的地方，他去了嗎。抵達了嗎。實現了他的音樂之夢想了嗎？碟上沒有他的名字。甚至也沒有歌的名字。

三年前，我也是寂寞的。這個大膽向我兜售他的一首歌的男孩子，一定是從我的坐姿和身影裡看出了我的寂寞。我的咖啡座四面都是人，而他單單直接走到我的身邊停下來。然後，又果決地離去，並沒有在周邊轉悠，或再次向誰兜售他的一首歌。

他，是如何知道我的寂寞的？

他又是如何看出，我其實是同他一樣，漂在京城，每天行走在風裡的人。難道寂寞，已經被風鐫刻在我們的臉上，被隱藏在我們身上的每一寸皮膚與衣服的褶皺裡。甚至，在我們舉手投足的每一個瞬間，呼吸之間的每一聲歎息裡。無論我們，如何小心遮掩，可是，我們的寂寞，稍不經意，就自己洩露了出來。

或者是，寂寞的人都是同道，只需遠遠望見，就已經心領神會。他直接走過來，只是打個招呼，點點頭，笑一笑，取點暖。他知道，他不會被拒絕。



沿着鐵軌，找尋夢想。 網上圖片

### 無謂內耗

思旋

「你追我趕」以為只表現

在田徑跑道上，健兒們一顯身手，又或者看的是龜兔賽跑。料不到，香港財爺派六千元方案甫獲通過，鄰埠澳門亦起潮漲，澳特又宣布這年度第二次派糖共超香港一千元。

澳門只有五十萬人口，老百姓單純又聽話，派錢所花易應付，方法簡單，總言之人人有糖吃，也有錢，把口已被塞得無聲無息，也無噪音。不比香港七百萬人口，如一隻在大海中的大洋船要轉身改航向，可不是那麼容易，要來一個大轉彎哩。身處複雜國際形勢的香港，標榜所謂國際自由的政黨，各懷鬼胎，強盜民意挑戰政府，令人感到政府弱勢，官員難堪，資源精力都花費在內耗上。坦白說，總結近年香港的施政，經濟社會發展令人嘆息奈何，莫道長此下去，會被邊緣化，就算當下也舉步維艱。更何況現時全球一體化，金融風暴仿如自然天氣風暴一樣風起雲湧。正所謂天災人禍，人與人之間矛盾，人與自然間的不協調等等，惹來災難風暴難離無餘。不過，身在福地的港人，相比之下，平安幸福矣。

### 周海嬰與培僑

生活語錄 吳康民

魯迅的兒子周海嬰，曾在我所服務的中學讀過一個短時期。新中國成立前夕，他就隨他母親到解放區去了。

當年我對他沒有太多印象，有關於他的種種，倒是與他同班的盧永根（曾任中央農學院院士，華南農業大學校長）後來告訴我。

到了改革開放的一九七八年，北京召開第五屆全國人大，他和我是代表，又住在同一賓館，方才聊了起來。往後每年召開人大會議時，北京的校友都會召集一次聚會，與我們到京開兩會的老師、校友相聚敘舊。開頭的幾年他都來了，後來就不見踪影。所以我近十年沒有見到了，直到這一次得到他逝世的消息。

差不多二十年前，他的兒子周令飛，在日本留學時結識一位台灣同學張純華，他追到台灣，並與張女結婚。本來這也沒有什麼。只是當年台灣還是蔣經國的威權時代，硬是要迫周令飛發表反共聲明。這樣，周海嬰就感到很大的壓力。

### 我為祖國喝茅台

網人 理美美

「茅台酒口味就是好，拉菲口感也不差！……我為祖國喝茅台，鈔票滾滾來，我的胃裡樂開了花！……」光看字你大概還不知道理美美在說什麼，但如果配上曲，所有「八零前」的內地人民估計都會莞爾一笑了。各位觀眾，剛才的節目，正是由中石化化員工為你演唱的時代改良版《我為祖國喝茅台》。

上個星期，一度鬧出一千二百萬天價吊燈、「二點四億裝修費」等事件的「話題大戶」中石化又開出一樞子，說是天涯海角出一篇題為《中石化廣東石油總經理盧廣余揮霍巨額公款觸目驚心》的帖子，內中附有數張酒水報銷及提貨單，顯示該公司購買了一千多瓶高價茅台酒及近七百瓶名貴洋酒，其中僅一九九六年的法國拉菲免費進價就高達一萬一千八百四十六元人民幣，另一張貴州茅台酒銷售有限公司開具的發票則顯示其一次購買了將近八十二萬元人民幣的茅台酒，而僅去年清明節一周內，該公司購買的酒水金額就高達三百多萬元人民幣。另外，該事件最大的問題在於，這些酒目前全部下落不明。

雖然觸目驚心，但網上的消息畢竟還有待求證，然而沒想到的是，就在網民們還在半信半疑的時候，中石化方面卻飛速地承認了「確有其事」，同時給出解釋為這些酒是用于「非油品經營」，說白了，就是拿到加油站去的便利店去賣了。要說加油站便利店專賣高價茅台，這就只好比日本城裡擺了個愛馬仕的專櫃，搞不好還能買到鎊金包嘍！三百萬買茅台酒，網民本來只是一般怒，而「便利店賣拉菲」卻屬於公然藐視網民智商，除了屁話還是屁話，再聯想到近日油價又漲，小怒變大怒。

盛怒之下，《我為祖國喝茅台》一夜蹿紅，「油菜」的網友們眨眼之間便完成了作詞、編曲、配樂、演唱等環節，同時製作了精美的MV。感興趣的同志可以自行去網上觀摩影音本。

而調侃之餘，由天價酒而引發出的反思更是一浪高過一浪，不斷有人質問是什麼讓中石化有權有錢去為祖國喝茅台？央企的壟斷腐敗如何才能根除？「子案父查」到底能不能檢查？

最新消息說，中石化正在積極徹查盧廣余的「內鬼」，其重視程度遠遠大於查清天價酒的真相。也難怪，內鬼不除，心中的大鬼怎麼保得住？



《我為祖國喝茅台》一夜紅遍網絡。 網上圖片

所以，每每完成一個訪談，我經常要到寫字樓下

百家廊 阿琪